

田尔斯印象

市真 龚仕文

我在旬阳中学念初中，升入高中。报名的时候，听说班主任老师是田尔斯，大伙儿就惊慌起来。因为听说他凶着呢！他那时不像现在，一副嘻嘻哈哈，几杯酒下肚，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一副“老来疯”的样子，见了我直呼“龚先生”。那时的他绷着个关中的国字脸，留着个冷巴巴的板刷头，穿着上身略长的中山装，提溜着几本教案，走路微偏着头，大步流星，见了我们装着没看见，你和他打招呼，他瞪着两只特大型号的眼睛盯着你，“嗯”一声，继续走他的路。

我那时就有点奇怪，“小豺狼”似的学生们，怎么会怕他呢？接触后我们才体会到：是他以年轻气盛无所畏惧地对学生加强管理而产生的震慑，也是他的书教得好必然赢得的尊重和尊敬。

田尔斯是教语文的，他似乎得了谁的真传，把这门带点形而上、有点空灵玄虚、很大程度上需要慧心和悟性的课讲得津津有味，风趣有致，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讲课极具表现力，声情并茂，声若响雷，气势如虹，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心灵震撼。当时读书无用的思潮浸淫我们的心灵，弥漫在整个校园，能这样吸引我们学习知识的老师，实不多见。他讲课的思路展得很开，不是就课文讲课文，而是把背景结合起来，把一个字、一段典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很清楚，一堂语文在他讲来，我们那时也就学到了历史、地理、文学、科学诸方面的知识，这对那时知识来源渠道很窄、知识相对贫乏的我们，不啻是在听真正的知识布道，焉能不对之怀着敬畏之心。

他在教学上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叫我受益匪浅。有一件小事虽说过去五十年了，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清晰如昨。

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我这个当班长的把手抄的全班学生的名字交给他，他逐个念，念到谁就把手抄到。当他念到“朱礼亨”这个名字时，念了几遍也没人应答。当他第五次提高嗓门又念了一遍时，一个瘦小的同学犹犹豫豫地举起手，迟迟疑疑地答着“到”。田尔斯老师就火了，说：“你注意力为什么不集中？”

“我集中来着。”
“那为啥念了五遍你不搭腔？”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叫我。”
“你不是叫‘朱礼亨’吗？”
“我不叫‘朱礼亨’，我叫‘朱礼亨’，‘享受’的‘享’。”
田尔斯老师明白了，瞟了我一眼，见我有点缩头缩脑，面红耳赤的样子，似乎不忍心批评了，似乎要给我这个班长一点面子，一边低头改那个错别字，一边嘟囔着：“字要写得正确嘛，都上高中了还写错别字！”
我脸红了。我这人在这些细节上的确是很不注意的，以前从没有谁指出过，而田老师以不满的口吻嘟嘟囔囔，我认为是很严重的批评，从那以后我就很注意字的写法。

二
田尔斯老师当兵后不久，尔老师由旬阳中学调到地区师范，编辑《汉江文艺》。当时的文艺园地一片荒芜，人们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在这样倾圮的废墟上重振安康文艺事业，尔老师是视为己任的。虽然今天回头看这份刊物，难免有稚嫩之嫌，但它那犁铧垦土、春雨润花的情景是不可否认的。

我当时在巴基斯坦，在写给他的信中，把在这个国家的见闻一段段地听。来去一个编辑的敏锐，感到这是很难得

的好素材，便要我以散文的形式把这些见闻写出来寄给他。

我在校时虽然语文学得好，作文写得还可以，对文学也很爱好，但要写散文，还没有尝试过，可以说对文学写作是门外汉。何况在那个年龄段，正是读小说的时候，对散文不甚感兴趣，突然要写起来，有点怯懦，总怕写不好，在老师面前丢脸，故而迟迟不敢动笔。尔老师来信催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讲了散文写法，还寄来杨朔的散文让我看，我鼓起勇气写成了一个系列散文《巴基斯坦散记》，以连载的形式在《汉江文艺》刊出。在尔老师的指导下，这些最初练笔的散文，推出“原始积累”，推动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后来听说，当时许多文学爱好者都得到过尔老师这样的耳提面命，最终走上了文学之路，有的还具有相当的影响。

三
尔斯先生后来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书法。他的字呈两种形态，前期师从湖北书法家吴蜀，我不上那是啥体，形如枯藤，貌似根雕，结体奇崛，形销骨立，似乎是刚从古树剥下的树皮，线条抑扬顿挫，拙朴平实中呈阴阳张弛之势，瘦骨嶙峋处显苍莽虬龙之势，给人一种坚韧不拔之志向和不屈不挠的意蕴，一如他的秉性，见棱见角，刚直不阿。

字如其人，自古以来一直有此一说，我每每观之，总会想起元代马致远的散曲“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那样的写意。后期他突然对金文有了兴趣，自己琢磨着写起了金文。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中国文字，是刻在铜器、钟鼎上的，也属于象形文字，时间上处于篆字和隶书之间。我开始不明白田老师怎么转型写起这种字来了，也许是爱好，是喜欢吧，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新追求，但这两种字给人的美感享受，却是懂与不懂书法的人都一致认可的。

基于我对田老师的了解，我观尔老师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从中掘出神韵来。古人云：“诗为心声，书为心画”，他所书极少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和警句名言，大都是自撰内容，把书写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笔墨围绕自己的思想转，人品和才情贯于笔意之中，笔到意随，自信自如，不忙不乱，意境开阔舒展，气韵流泄笔端。这在《仓房楼记》中表现得最是强烈。“宾客未倦，高笔一声，余独坐山菇野蔬下，饮得江杯水润喉。”末了，笔锋一转，以悲天悯人的口吻写道：“痛饮时，莫忘了天下苦兄弟！”这种发声振聩的人文宣言，是先生的“道德”所在。中国书法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十分强调人文精神的追求，先生秉承不悖，无论是他过去的文章还是现在的书法，你找不到无聊的媚俗言辞。这是我们尊崇先生并永远师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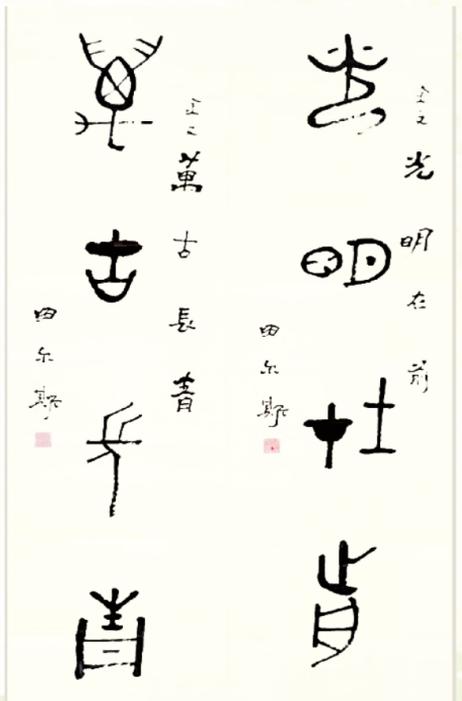
四
先生今年已 80 高龄，前些年我们还时不时地邀他出来聚餐，他就那样两口子，半斤八两不醉，自从患了帕金森后，他的右手颤抖得厉害，有时连饭都喂不进去，夹个菜都需要左手帮忙，加之年事已高，后来就很少聚了，偶尔电话问候一下，前些天我登门拜望，事前我打电话问知，他现在烟也不抽，酒也不喝了，我就带了几样营养品，进了他那堆满了杂物、比较凌乱的客厅，我盯着他上下打量，发现身材还硬朗，站得端坐得正，既没有老态龙钟样，也不见精神萎靡状，一开口，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时高一亢，并且

思维不乱，表达清晰，手也不怎么颤抖了，行，人到了这个年纪，有这么个样子，就是福。

但老先生不怎么认同我对他身体的评价，说现在饭量减少了许多，硬东西咬不动了，咸的也不喜欢了，酸和辣也进了历史博物馆了，两年前还得了脑梗，欺负人年纪大了，什么毛病都跑出来了。我说你还当年轻，要服老，注意保养和锻炼，万事看开，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计较，没事了常到跳广场舞的地方去，多看看那些舞动的身姿！

师母在一旁哈哈大笑，说：你呀，拿鞭子赶他都不会去！

田老师也说，他现在十天半月都难得下楼，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写点几首古诗。跟他的书法一样，他的古诗词写作也是半路出家，自己琢磨的，作为陕师大中文系高才生，毕业后即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却没有学过古诗词的写作，他觉得这对于搞中文、写字喜欢自撰内容的人来说是一个缺憾，于是他年过半百又开始学古诗词，找来格律书自学，平仄对仗、词牌令，边学边练习写，写够 100 首后，他拿给诗词学会的老师看，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写够 300 首后，他挑选一部分结集出版了个人诗词集《寸斋词抄》。老先生好学不辍，一生与文字文学结缘，艺术兴趣广泛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戏剧、书法多个方面，并取得不菲的成就，书作多次参加省、全国和日本书展，享有一定声誉。告别的时候，老先生拿出两幅金文条幅给我，我假意谦让一番，嘴里说着是来看老师的，不是来讨要字的，但双手却是迫不及待地“抢”了过来。



安康现代文学人物回望：

陈敏

陈敏，1955 年生于白河县。1979 年由白河县水泥厂以全市文科第二名成绩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1983 年 7 月毕业后任安康日报社工作，1988 年任安康市（地区）首届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93 年，在全市作家中率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世纪八九十年代（女儿红）》《茶乡》《那只鸽子》《汉江号子》等作品登上《人民日报》《星星》《绿风》等大报大刊，到新世纪以来，在《诗刊》《文艺报》等刊发《大汉江》《纸上安康》《安康说》等诸多诗作，陈敏坚持守望本土、讴歌民众、抒情生活的创作道路，努力开拓创新，出版有作品集《蓝星星》《金月亮》及《方天》《我们》等。从事安康日报副刊编辑及主编工作的三十余年里，获得省部级报纸副刊作品及编辑奖励一、二等奖 42 次，晋升高级编辑，提拔新人，甘当人梯，把智慧和热忱奉献给了本土文学的繁荣发展。

安康诗歌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敏是领军人之

一。

1993 年陈敏加入中国作协，陈敏在中国散文诗研究会、星星诗刊、青年知识报等举办的大赛中，《想起那八月》及 2007 年《苏州碎片》等获全国散文一等奖，诗歌《战友》获省作协新秀奖、星星诗刊奖。其代表作《陕南》《女儿红》《茶乡》等 30 余首诗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刊发，代表作《陕南》则为《白河县志》《陕西文学史》记载和收录。

作家叶延滨为陈敏的诗集作序，热情称赞其诗“不卖弄、求情达、去雕琢、写新语、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扑面而来的内在展示……善于剪裁、在抒情选境上有着传统诗歌的影子，而在语节节奏上却自由得十分现代……”安康学院教授姚维荣，在其主编的《安康现代文学史》中，对陈敏及其诗作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作了充分的评价和展示；陈敏在安康乃至陕西文坛最有影响的，还是诗。《女儿红》是陈敏诗作的翘楚。

从安康文科榜眼走进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从 1981 年大三时发表《安康日报》处女作到现在四十余年里，先后在《长安》《人民日报》《诗刊》《星星》《绿风》等报纸杂志上发表组诗。工作后任《安康日报》副刊部主任，陈敏几十年来从事文学编辑、几十年里在扶持文学新人。近年，他的新作在《中国诗歌》《延河》《四川文学》等相继发表，长诗《大汉江》2020 年荣获汉滨区首届政府扶持二等奖。

诗人陈敏，在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繁荣，90 年代后期沉寂之后，如今依然在阅读与写作。始终恪守“文学依然神圣”，在诗歌创作中奔逐着、眺望着。

（李春芝）

陈敏曾以《茶乡》《陕南》《女儿红》等颇具陕南地域风情的诗作享誉诗坛。在评论安康文学的时候，“陈敏时期”曾经是安康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被众多读者称道。尤其是他创作的《女儿红》，诗情浓郁，色彩厚重，其独具地域色彩的乡土写作，语言清新，浪漫与写实相得益彰，具有陈敏特有的艺术风格。

2015 年上半年以来，陈敏曾集中在一批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新作。秋风渐起/不慌不忙的叶子/落到秋分的心尖上/那么多的落叶/是诗人的代表作/发往唐朝了/那时诗人行走苍茫/用薄暮擦拭眼睛/巴山夜雨有多长/胚芽就有多少浅绿的黄/归于季节/守于颜色/叶子和她的种族/穿越自然的手掌心/拒绝了人类的沉浮/这些叶子，他们穿越了季节的浮华和苍凉，穿越了岁月静流里的红花凋落、时光飘零，他们对于人类世界的沉浮，是一笑而过，物我两忘。而现在，即使在这个令人倍感寒凉的秋天，即使是在生命的夕阳黄昏时分，“用薄暮擦拭眼睛”，诗人依旧还有“巴山夜雨”，还有巴山夜雨萌生的胚芽“浅绿的黄”。他还是坚持着“归于季节，守于颜色”，他和那些叶子一样，穿越自然的手掌心拒绝了人类的沉浮，岁月赋予生命沧桑，也赐予生命以智慧，世事浮华之后，反倒修炼出了一份平和豁达，不慌不忙和从容淡定是如此决然地说出“拒绝”两个字，又是多么的率真与卓卓！

2015 年第一期《中国诗歌》实力派诗人专栏曾推出陈敏 10 首诗。在组诗《窗外的秋天》之《菊花黄》中，陈敏这样写道：季节的小尾巴/站到了后推/从不说月中/时间漫过了八月/九月/还有十月/还是喜欢角落里的山野/喜欢白/比人瘦/黄花香/谈生死/走停停/脚抵了霜/一脚挂在树梢上/到不了根。

这首诗歌再次重现了陈敏诗特有的表达方式：想象丰富，内在自如，强烈的节奏感，厚重的古典韵味，以及诗歌情感的自如释放。在这里，我们仿佛和诗人一起站在秋天的尾巴上，看见“山野的角落”里的那些面孔：他们见过生死，他们过着苦日子，他们经历过岁月的霜寒，他们还远游故乡，他们的故乡月白如霜，他们“到不了根”，他们是活在现代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人，他们隐忍，他们坚强，是生活在诗人和你我之间的无数个我和你。这样的感慨，当然是转型期中国人情世俗社会必有的风景，是中国人情历练之后必然的经纬度。

阅读陈敏近期诗歌新作，寻求创新和超越的努力是明显的，也再次印证他于光影斑驳中思想沉潜的悟悟和对于诗歌创作不懈的探索。他依旧在写。我们有理由期待并且相信他会沿着古老的大汉江，把诗歌的清辉洒向远方。

（唐玉梅）

牛蹄岭上兴贤塔

汉滨 罗先余

之势，战胜攻取之机，并以“补山”自号，誓当补天开城。道光十七年（1837）秋八月，奉上奏《治平二十四策》，以“越职言事”罪被拘刑部，同月释放归里，回兴安创办“来鹿堂”，经营雕版印刷。在故里，他与孝廉何廉、贤达陈余山、诸友才人遍走安康山川，认为：安康处汉水上段，北接秦岭，南拥巴山，山有来龙，水有走势，地脉形势上有桑，而邑东下游门户平行低俯，为风水之缺点。他们认为风水好坏关乎人才与地域盛衰。纵观历代以来安康人才几许？出将入相几乎没有，社会贤达落后于公元。他于清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便向当年的兴安知府白维清和安康知县周嘉会建言，在城南南山之巅的牛蹄岭建塔立标，扶文运之盛。白维清和周嘉会皆谓言之有理。为兴文教化，射丹登科者辈出，府县和民间用于供奉“魁星点斗”及“文昌帝君”的古石塔。共 7 层，高六丈九尺（23 米），底座宽一丈三尺（4.3 米），塔顶宽约 1.5 米，塔底宽为四方小亭式样。塔的一、二、三层四面横式镶嵌《牛蹄岭兴贤塔记》《牛蹄岭形胜赋》等碑，三层面向安康城区的北面立式镶嵌“兴贤塔”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碑。塔顶用四个四方青石条砌成精美的四

方小亭，亭四角的飞檐上挂铜铃，风动时，声音清脆悦耳，有“铜铃声响故人归”之意。亭宝顶为“封护攒尖顶”，顶上安“雷公柱”。石塔顶小亭正北面石柱有联曰：“笔点牛蹄岭太乙，斗量龙首毓长庚”，横额“人文化成”；依次有“神司北斗星初照，才毓中朝手八义”“星超北斗成天象，才聚南山壮本朝”“杓干天枢出其类，笔种人海简而文”三副对联，三副对联的横额分别为“文光普照”“贤才众多”“尉迟人文”，由张鹏飞及康生马国骏、吏员部照等分别题于顶层南、东、北立柱上。兴贤塔属儒、道式高窄型点式建筑，是一种有着独特风格和风格的东方传统建筑，在国内众多的古塔建筑中别具一格。

兴贤塔建造取材主要是当地石条、石块与三合泥，建筑风格独特，外表看起来粗糙，但四角的风雨雨和地震灾害及多次战火，但依然十分牢固，巍然挺立。

塔建起后，为了有效发挥塔的作用，张鹏飞等人又连续在塔旁修建文昌宫和关帝庙，供奉诸位天神先圣。为什么在该山顶把“文昌宫、关帝庙”一体建设？古人认为，要文运昌，必须崇拜主宰文运的诸神“文昌帝君”，即文昌帝君（孔子和张亚子）、文昌帝君（关帝）、孚佑帝君（吕洞宾）、魁星、朱衣神君。文昌者，文运昌盛之意也。相传此五神皆有护持文运之职能，因此成为士人学子敬奉的对象；文昌帝君者深明春秋义理，为人公正，处事严明，所以主管着读书士子的道德品行，以及任职期间的功罪赏罚。所以将二神庙一体建设。文昌宫和关帝庙建起后，张鹏飞等人倡导在此设置“牛蹄岭乡学”，教化童子，造福乡里。经过两年的建设，“牛蹄岭乡

学”于 1842 年夏落成并立碑记之。牛蹄岭文昌宫和关帝庙的建成，寄托了这方人文运昌盛的美好愿望。

同治二年（1863 年）十二月，太平军扶王陈德才帅部压境兴安府，兴安府以防“匪贼”据之瞰府城之名，遂令将官庙（乡学）拆除。同治十三年（1874 年）知府杨杰又将官庙（乡学）修复，迨后复记。光绪九年（1883 年）知府童兆蓉扩修并装饰，继续用作乡学，教化童子，启蒙开智。

1947 年冬，盘踞在汉水流域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在大、小牛蹄岭和塔梁修建起完备的防御体系，构成西进汉水，南通川蜀的第四道防线。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围绕兴贤塔南北两面山坡修筑了网格化的战壕，修筑了碉堡。在兴贤塔上安装了相关的军事设施，并把“牛蹄岭乡学”作为军事指挥所。1949 年 7 月 24 日零时，牛蹄岭战役全面打响，在塔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与国民党军，反复争夺阵地！兴贤塔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康，解放陕南的浴血之战！解放后，“牛蹄岭乡学”继续使用，至 1955 年该“乡学”成危房，学校搬出，1956 年彻底塌毁。

兴贤塔高踞立在环绕、保护安康城区的山脉——文武山（牛蹄岭）的山巅，成为安康市的重要人文地标。由于该塔的存在，所以，人们把建塔的山梁称为“塔梁”，如今，它静静地立在安康城南俯瞰着安康城区的变化和人们的美好生活。

兴贤塔与牛蹄岭战役纪念碑遥相呼应，向人们诉说它们的风雨历程！它们与周围的松林相拥相映，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巧妙地装点着安康的山川景色。



兴贤塔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界岭镇境内的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界岭镇，塔梁因有兴贤塔而得名。为什么要建牛蹄岭上兴贤塔？新发现的张鹏飞《牛蹄岭兴贤塔记》载：“兴安治东南廿里许，岭曰牛蹄，正当巽位，愚谓兹巽建塔则必盛。”就是说，建塔目的就是为了起补缺增势、点缀山川等作用，祈福兴安（安康）文盛兴贤、人才辈出。

嘉庆二十五年举孝廉方正的张鹏飞，从道光元年（1820）至十七年，在秦燕赵楚蜀地做官，得与智士相切磋，善于洞察厄塞险要